

失忆15年,她渴望解开身世之谜

前天,不知道自己是35岁还是33岁的欧阳雨露,在福州城门安心护理院忙碌着,她是一名护工。

她照顾很多老人,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?家在何方?

15年前在深圳发生了一场车祸,睁开眼时,医生对她说,受伤昏迷了三天,脑内有血块,失忆。

这以后,她只能从一张只剩下半截的身份证上了解自己的身世。拿着这张残缺的身份证,她曾苦苦寻找自己的亲人,吃了不少苦,还曾经被拐卖到偏远农村。

现在的她有了两个孩子,生活幸福。但身份不明,无法领结婚证,无法给孩子落户上学,让她更迫切地需要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。

车祸 只剩下残缺的身份证

她睁开眼时,脑子一片空白,医生说她受伤昏迷了三天,脑内有血块,造成失忆,并且时常会头晕

欧阳雨露中等个子,皮肤白皙,说话比较快,与常人无异。只是,右眼珠紧靠眼眶左边,有点像斗鸡眼。

“我的记忆是从病床上开始的。”欧阳雨露说,她睁开眼时,脑子一片空白,医生说她受伤昏迷了三天,脑内有血块,造成失忆,并且时常会头晕。

到处打听,才有人告诉她,那是1996年,一辆长途汽车在深圳侧翻燃烧,烧死几个人,她头部受到重创。

她的眼睛就是那时出的问题,眼部神经受到压迫,右眼珠一直被拉向左。说着,她用手压住左眼,右眼珠立即恢复原位。

在车祸中受伤或者死亡的人,都有家属来认领,只有欧阳雨露没有家人来。

出院时,警方交给她一张从车祸现场捡来的身份证,被烧成半截,上面的照片和她很像。

这张身份证上,姓名欧阳雨露的“露”字下面的“各”被烧掉了,地址只剩下“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”,身份证号51032270后面的数字没了,“0”其实是一个数字的

下半部,不知是“6”还是“8”。如果是6,她就是1976年出生的,今年35岁,如果是8,今年就33岁。

她就这样失去了出生以后到1996年的所有记忆。

寻亲 却被拐骗卖到农村

她答应结婚,对方才慢慢放松看管。有一天她感冒发烧,到医院后赶上厕所之机逃了,一路要饭回到深圳

此前的记忆突然被抹掉,欧阳雨露陷入了内心恐慌。

“我是谁,我父母在哪,我来深圳做什么?”身体康复后,她不停地问自己。“你认识我吗,知道我是谁吗?”她逢人就问,几乎成了她的口头禅。1998年夏天,她得到了第一个正面回答。

“欧阳,你在这里呀,你妈妈到处找你呢。”一天,一名自称姓李的30多岁女子找到她,说知道她是哪里人,父母在四川。

欧阳雨露紧紧抓住对方的双手,生怕这根救命稻草突然消失。第二天,她与李某登上回四川的列车。乘火车搭汽车,颠簸了三天,欧阳雨露不觉辛苦,满脸兴奋。“我父母多大了,长得什么样,我有没有兄弟?”她像个孩子一样缠着李某,问了一堆的问题。还一遍遍演练见到父亲的场景,想象这家里的房子有几间。

但结果却让她冷到冰点。她被李某带到四川渠县的一个农民家。里面有个40来岁的男子,盯着她傻笑。“李某说是她远房亲戚,住一晚就走的。”欧阳雨露说,当晚她与李某睡一床,第二天凌晨醒来时,李某不见了,门被反锁着。之后,40岁男子和一位大妈进来,说花钱将她买下来了。

晚上,40岁男子要与她同房,她誓死不从。“半年里我逃过5次。”欧阳雨露说,每次被抓回去,都是一顿毒打,然后关起来。

后来,欧阳雨露假称同意结婚,对方慢慢放松了看管。有一天,感冒发烧,到医院后,她趁上厕所之机逃出来了。

“我首先想到的是深圳,而不是自贡市富顺县。”欧阳雨露说,“我一路要饭,一个半月才回到深圳。”

之后,欧阳雨露又被骗了一次。一个男子自称公安局的,可以帮她找家人,收了3000元钱就消失了。之后,她再也不敢找了。

幸福 还需要解开身世之谜

生活幸福,但始终有一块石头悬在心里,而且越来越急需解决:孩子马上就要上学了,但户口还没有着落,全家人都很着急

2001年,欧阳雨露随朋友来到福州,在仓山区城门一带打工。

2004年,她在鞋厂上班,与厂门口卖菜的陈大哥混熟了。有一天,陈大哥带来堂弟介绍给她认识。

“他高高的,很帅。”欧阳雨露自觉配不上对方,但对方不挑剔,两人很快走在一起了。并在闽侯县廷坪乡过起小日子。

虽然两人都没什么文化,但靠着努力,前年,盖起了两层的水泥房。如今,儿子7岁,女儿5岁了。

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,她回到福州打工。经人介绍,在城门安心护理院当晚班护工,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,照顾着12名老人。时刻注意老人起夜、喝水、翻身等。

“老人关节痛了,她会用牙齿嚼烂生姜,然后敷在老人关节上。”院长助理李忠萍说,欧阳待人热情,照顾老人吃药、起夜、翻身,样样细心周到。

该院的宋副院长说,欧阳刚来时脾气有点急,会跟同事吵架,后来就变好了。她工作比较认真,在2010年全院23名员工匿名评比中,她排名第9位。

小日子还算美满,工作也受到肯定,欧阳雨露觉得,这样的生活很幸福了。

但始终有一块石头悬在心里,而且越来越急需解决:孩子马上就要上学了,但户口还没有着落,全家人都很着急。

欧阳雨露说,最近头痛得特别厉害,几次晕倒在地,医生说这是车祸留下的后遗症。

马上就要过年了,她很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,搞清楚自己的户籍身份——一是为了赶紧领到结婚证,让小孩落户上学;二是一直在担心会不会再次失忆,只想赶紧解开自己的身世谜团。

»各方说法

医生:
找回15年前失去的记忆不现实

“15年的时间太长了,失去的记忆要拾回不太现实。”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穆军山表示,欧阳雨露要找回记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

穆军山介绍,正常人都会失去部分记忆,无法找回。欧阳雨露失去记忆的时间过去太久,只能成为一段不可找回的过去。

如今,欧阳雨露脑内残留着血块,会不会第二次失去记忆?穆军山说,脑部受到撞击后留下的血块,一般会在一个月内消失,不会再压迫到脑部神经,头晕只是脑部被撞击后的后遗症,再次失忆的可能性小。

警方:
想知道欧阳雨露是谁不难

“有名字,有部分身份信息,想要知晓欧阳雨露究竟是谁,住哪里,父母是谁,这完全是可以找得到的,只要真的有欧阳雨露这个人。”东街派出所副所长余民在得知欧阳雨露的遭遇之后,立马登录全国公安联网系统,想要帮助欧阳雨露找回自己的身份。

可惜的是,余副所长几次登录四川省自贡市的系统都没有成功,余副所长说,也许是对方的网络速

»小知识

大脑受伤为何会失忆

福州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陆晓培说,人的大脑非常复杂,除大脑皮质外,脑的海马系统、丘脑下部中线结构及间脑系统与记忆功能密切相关。当脑损伤影响到这些部分,就会影响人的记忆。欧阳雨露脑内有血块,从而失去记忆,应该是这部分



欧阳雨露

度比较慢,数据接不上。

余副所长表示,在这种数据接收不到的情况下,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求四川自贡当地公安局的帮助,让他们帮忙查找欧阳雨露这个人。通过查询,如果她的户口没有被注销,那么就可以找到她的家人,接着她就可以到四川当地派出所去办理二代身份证,有了户口和身份证,那么其他的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了。另外,如果她的户口已经被注销,她就需要到四川当地派出所去办理户口恢复,之后再办理二代身份证。

同时,对于家里小孩落户的问题,余副所长解释道,他们可以随父落户。“但由于他们并没有办理结婚证,那么就要先到医院做一份父子双方亲子鉴定,然后到当地派出所申请落户,派出所通过审核后,两个小孩就可以随父落户了。”

脑组织受损。

目前,对失忆症主要有三种治疗方案:药物治疗、记忆训练和高压氧治疗。其中,记忆训练副作用较小,主要是通过旧事情、训练卡片等实物或者声音,刺激患者的大脑,勾起回忆,最终慢慢恢复记忆。据《东南快报》

男子10余年扶贫济困近500万元

见过烟瘾、酒瘾,谁见过做好事也能上瘾?可不,四川万源男子陈方清就迷上了行善,他热衷于帮助本地有孝心的贫困学子,10余年来用于扶贫济困的捐款近500万元,自己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。记者问他何来如此“癖好”,他回答称:“赚钱就是为了捐款。”

万源有个“陈光标”

近日,四川万源遭遇冰雪灾害,记者一行于1月25日专程前往采访。在受灾最严重的皮窝乡路段,一名20岁左右、浓眉大眼、面相憨厚的年轻人拦下采访车,指着身旁一位年近五旬的男子对记者说:“这位是万源的陈光标,也是去年感动万源的十大人物之一,记者叔叔采访一下他吧,他的故事可能让您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不会太冷。”

“别听他瞎说,我不是陈光标,也没啥值得采访的事。”该男子告诉记者,他叫陈方清,这名年轻人是他外孙。不到50岁的男子有一位20来岁的外孙?职业敏感告诉记者,这二人身上一定有故事,于是决定刨根问底。

“我不是他的亲外孙,而是受他资助的一名贫困学生。”年轻人告诉记者,自己名叫朱明红,是西南财经大学的一名学生,今天陪“外公”来此访贫问苦。

朱明红的家就在附近的庙坡乡。2004年,朱明红在庙坡学校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,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万源中学,然而家里却拿不出学费,父母决定让他跟随同村的堂兄外出打工。由于学习成绩从来都是第一名,朱明红不甘心就这样辍学,但是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庭,他又别无选择。这时,一位老师把他的遭遇告诉了已经救助过40多名贫困学子的陈方清。为了证实朱明红的情况,陈方清开车带着老婆孩子假装收购农产品来到朱家“考察”,恰遇朱明红从山上打柴归来。看着朱明红体弱多病的父母和他家破损的土墙房子,陈方清鼻子一酸,当即决定帮助朱明红重返校园。“从高一开始,我所有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都是外公承担的。”

之所以把陈方清称作“外公”,“是因为朱明红的妈妈也姓陈,而且辈分刚好和我这个陈家合得起,算起来是我的子女辈。”陈方清解释说。

进入高中以后,朱明红突然患上了一种怪病,一脑子思考问题

就头痛,医院建议进行手术治疗。陈方清不仅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,还安排家人在医院陪护。3年后,朱明红高考发挥失常,陈方清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补习,次年以646分的好成绩成为万源市高考文科状元,被西南财经大学录取。“如果没有外公的支持,我没有机会读大学,更不可能就读西南财大最贵的专业。”朱明红说。

在朱明红给记者介绍情况时,陈方清一再叫他“莫说那些”,同时对记者强调“不能写稿子”。

朱明红讲述的故事引起了记者浓厚的兴趣,记者决定向万源市委宣传部了解更多情况。

行善上瘾

“朱明红仅仅是陈方清长期帮助的贫困学生之一,”万源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黄中平介绍说:“有一年他就一次性救助了20多名考上大学的特困生。”

“陈方清这人行善上了瘾,”万源市委报道组组长沈宏说:“5·12地震他向灾区捐款10万元,7·17洪灾他一下子就捐了100万。我们早就知道他的事迹,也曾多次派人去采访他,但他说自己不想出名,我们也只好作罢。去年他高票入选感动万源十大人物。”

目前就读川师大的张敏佳也是陈方清长期救助的大学生之一,她曾多次联系新闻媒体,希望能对陈方清的事迹做个报道,“一是我们受助者想通过这种方式表达谢意,二是希望弘扬真善美。”但是,陈方清都坚决拒绝接受采访。

“采访您不是为了宣传您个人,而是希望感召更多人加入行善的行列,和您一起做善事。”记者多次致电陈方清本人“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”,他才勉强答应“一起聊聊”。

“我不是陈光标,我是陈方清。”陈方清告诉记者:“我不是见人就支持,而是只支持孤寡老人和贫困学生,当然最爱支持的是有孝心的贫困学生。”

10年捐出500万

“我那不叫行善,叫支持别人。我自己就是农村人,是在别人的支持下才有今天的。”陈方清告诉记者,自己从小就吃了很多苦,考上高中时因为交不起7块5毛钱的学费差点失学。“那天我真是哭伤心了,舅舅看我可怜,就带我下河撒网捕鱼,希望靠这个卖钱凑齐学费。我和舅舅捞啊捞啊,装满了一背篓。回去一卖,刚好7块5。”

“后来我去当兵,也得到很多战友的关心,最难忘有个来自甘肃

会宁的战友裴红峰,他简直是强迫我自学大学课程。”

“退伍以后学做生意,刚开始卖瓜子、卖猪肉,到现在做农副产品,哪一样离得开亲戚朋友甚至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的支持?”

“现在日子比起那几年好过多了,也有能力来支持别人了,这多安逸嘛,”陈方清一脸严肃:“现在不缺吃不缺穿,挣钱就是为了捐款。”

据悉,陈方清10余年来用于扶贫济困的捐款近500万元,但他自己却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,用的手机都很陈旧。

“您这样热衷支持别人,究竟为了什么呢?”记者问。

“为啥?为了心里安逸嘛,帮了值得帮的人,我心里安逸得很,”陈方清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:“说老实话,收到那些娃娃们写回来的信,心里是最安逸的。”

“陈叔叔,感谢您和姑姑(陈方清爱人——记者注)帮我圆了我的大学梦。说真的,要不是你们帮助我,今天的我就没在大学里了……我一定会好好学习,来回报你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……天冷了,你们要多穿点衣服,别感冒了……”读着四川教育学院学生李兴翠去年10月寄来的信,陈方清一脸开心的笑容。综合